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禮儀典

第一百四十六卷目錄

祀典總部總論一

祀典總部藝文一

大學衍義補禮儀部見之禮

太常憲

祭祀志論

祭祀志贊

祭禮論

祭禮使節記

祭法志序

明郊社宗廟聖廟三禮總敘

祀典總部藝文二

侍宴華光殿曲水奉勅爲皇太子作

州城西園入齊祠社

尚書省受書誠

和夏選部齊宿願

祀典總部紀事

祀典總部雜錄

祀典總部外編

漢揚雄

後漢書

同前

蔡邕

唐李德裕

柳宗元

宋文彥博

元史

明章漢

齊謝朓

陳陳叔達

唐儲光羲

明劉昌

禮儀典第一百四十六卷

祀典總部總論一

大學衍義補

總論祭祀之禮

易萃王假有廟

程頤曰王者奉養天下之道至於有廟極也蓋生

至矣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備也而能致

其誠敬鬼神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

合人心德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

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

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射燕

能祭其性祭也

漢之采日風行水上漢先王以享於帝立廟

臣按萬物本乎天入本乎祖天之生物散其氣於

萬類祖之生攝散其氣於衆又入乃物之一而人

於衆人之中而爲天之宗子萃上天生物之全

氣者也吾所以得天之全者求吾祖吾考之所得

於天者而有之以爲吾家之宗子人物莫不得天

之氣而吾獨受其全子孫莫不受祖之氣而吾獨

受其正必欲合萬類之散而咸歸於天是以享帝

於郊合衆支之散而成依於祖是以享祖於廟是

則郊天享帝非獨以之報本而反始蓋郊祀以奉

上帝所以收天下渙散之心而萃於一使其知萬

物之生一天也廟享以祀祖宗所以收一家渙散

之心而萃於一使其知百世之傳一祖也因而一

家之心不散則彝倫攸敘九族既睦倫理以明恩

義以篤聯終而親比確爲磐石之宗天下之人孰

敢僭子故由中而進外地非一方人非一姓更不

與其本水源之念江漢朝宗之心勢雖分散而

心則同歸地雖隔越而心則嚮往不出墳塋之間

室降之近而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其心畢萃於此

矣先儒謂聚人心合離散之道莫大於此豈不信

哉

虞書肆類于上帝禘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臣按帝舜攝位之初既已受終於天祖而又類於

上帝以及於上下神祇獨於后土之祭闕焉何也

意者類之爲言方以類聚之類也所謂依郊祀而

爲之祭乃易漢儒以解周禮者未必處時以類名

祭之意也類蓋天地常祀或分祭而於非常之禮

則類合天地而祭之所祭者以上帝爲主而類聚

羣祀以爲一體如蘇祠二氏所云者夫論禮者當

原其本初而漢儒禮率多以成周爲主而強牽

原其本初而漢儒禮率多以成周爲主而強牽

祀之始九於成周千餘年要當以之爲正其禮雖

爲攝位而祭古實則當時常行之禮亦萬世常行

之禮也

益曰至誠感神

朱熹曰誠感物曰誠益推極至誠之道以爲神明

亦且感格

商書伊尹申誥於王曰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

臣按誠之一言感神之本自古帝王傳授心法之

要不過此誠而已是誠也首見於虞書然言其義

而已未始指言也指言以示萬世實始於伊尹之

此言夫帝王之道無一而不本乎誠而於感格神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禮儀典

第一百四十六卷目錄

祀典總部總論一

大學衍義補禮儀部祀典之禮

祀典總部藝文一

太常廣

祭記志論

祭記志贊

祭禮論

祭祭使禮記

祭法天壇賦

祭記志序

明郊社宗廟聖廟三禮總敘

祀典總部藝文二

侍宴華光殿曲木奉勅為皇太子作

州城西園入遊祠社

尚書省受書誡

和夏禮部寄禮部

祀典總部紀事

祀典總部雜錄

祀典總部外編

禮儀典第一百四十六卷
祀典總部總論一

大學衍義補

總論祭祀之禮

易卒王殷有廟

程頤曰王者奉天下之道至於有廟極也蓋生

至柔也而可一其歸仰大心莫知其備也而能致

其誠敬鬼神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

合人心總攝衆之通非一其至人莫過於宗廟

故王者奉大王之道至於有廟則宰道之至也祭

祀之報本於入心聖大制禮以成其德耳故射燕

能然其性祭也

漢之宗曰風行水十漢先王以享於帝立廟

臣按萬物本王天入本乎祖天之生物散其氣於

萬類祖之生攝散其氣於衆又入乃物之一而入

於衆人之中而為天之宗子率上天生物之全

氣者也吾所以得天之全者本吾祖吾考之所得

於天者而有之以為吾家之宗子入物莫不得天

之氣而吾獨受其全子孫莫不受祖之氣而吾獨

受其正必欲合萬類之散而咸備於天是以享帝

於郊合衆文之散而成依於祖是以享祖於廟是

則郊太享帝非獨以一之報本而反始蓋郊祀以奉

上帝所以收天下渙散之心而率於一使其知萬

物之生一天也廟享以祀祖宗所以收一家渙散

之心而率於一使其知百世之傳一祖也而內一

家之心不散則彝倫攸叙九族既睦倫理以明恩

義以篤聯終而親比確為磐石之宗天下之人孰

敢侮予故由中而達外地非一方人非一姓莫不

與其本木源之念江漢朝宗之心勢雖分散而

心則同歸地雖隔越而心則嚮往不出境壤之間

室陞之近而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其心畢萃於此

矣先儒謂繫入心合離散之道莫太於此豈不布

最

虞書肆類上上帝禘于六宗望山川曰禘于羣神

臣按帝舜攝位之初既已受終於文祖而又類於

上帝以及於上不神祇獨於后大之祭則焉何也

意者類之為言方以類聚之類也所謂依郊祀而

為之祭乃易漢儒以解周禮者未必虞時以類名

祭之意也類恐太地常祀或分祭而於非常之禮

則類合大地而祭之所祭者以上帝為主而類聚

羣祀以為一體如蘇祠二氏所云者先論禮者當

原其本初而漢儒禮意多以成周為主而強牽

原其本初而漢儒禮意多以此散言者為世經與言祭

祀之始先於成周子餘年妄當以之為正其禮雖

為據位而祭告實則常時常行之禮亦萬且當百

之禮也

公曰至誠成神

朱熹曰誠感物曰誠益推極至誠之道以為神明

亦且感格

商書伊尹申誥於王曰鬼神無常享於克誠

臣按誠之一言感神之本自古帝王傳授心法之

要子過此誠而己是誠也首見於虞書然言其義

而己未始指言也指言以示萬世實始於伊尹之

此言夫帝王之道無一而不本乎誠而於威格神

天之降九其精者焉承人命以居帝位而主百神之記者豈當以是議爲本

傳說述于王曰顯於祭祀時諸佛欲禮煩則祀神則難

顯已曰呼嗚王司敬民罔非天引典與靈皇乎

臣按蔡氏謂尙尙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祀已成其祀無書說而顯於祭祀傳說亦嘗以進取蓋因其失而正之也有商盛時大臣事君以道其君於祀神之遠少有過焉即相與諫言不肯放過過於厚者猶如此況其過於刻薄族葬者後世世人君往往此輩傳事邪術備所不當備之物祭所不當祭之鬼棄天而演神貨財而害民遂因而致災異之變起禍亂之端者亦有之矣非獨爲君者之笑而一時所聞大臣諫補者默歎而罔聞知不敢一言以形於奏牘者又從而聞事彼說之而爲之骨規制作漢頌應斯人

也其傳說應已之罪人歟

周書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臣按祀典固有當禮於祀典之外而義所當祀者亦先王之所不廢也然謂之義者必合於人心之宜當於天理之正者也不否則非義而不可祭矣

非惟君不可祭而神亦不可祭矣

多士王若曰自咸陽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臣按此言乃周公以爲成王之言以告多士也所謂自成湯至於帝乙莫不恤祀則是自古帝王爲治莫不以祀事爲先可知矣然祀而謂之恤者蓋祀所以交神明非獨以致人之敬亦所以安神之

靈而廢祀則神無所繫矣殷之民主不明厥德多舉其鬼祀置於神有所不取惟者此政王所以舉其先世明德恤祀之故以爲之告歟

呂刑王曰乃命重黎絕地人通罔有降格羣后之述在下明明朕常察衆無黨

臣按國與國於人國消亡墓於神是以神仕之典皆於衰亂之世然必在上之人有以惑亂其心而與非鬼之祭以求無望之福然後下之人從而應之謂福可以勝而得勝可以祈而免下信大道而信鬼違不行正術而行邪術棄經典之明教而徇異端之所爲由是天地之氣亂幽明之理微聖

聖蠹蠹之民心無所主而邪僞之徒乘其所蔽而惑亂之禍之以禍害濟之以禍如漢人之五寸米賊宋之嬰兒事魔元之彌勒佛出世皆是假神以作亂也明主知其然制爲祭祀之體秩其有序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絕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以格失在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字以降於在地之民是則所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者也臣請於凡天子神祀非夫經典所載及祖宗以來者在祀典者一切革去凡人世之所謂扶輿降聖追魂攝魄等術不許士民有學崇奉違者治以重罪是乃正人心息邪術弭禍亂之一端也

周禮大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觀其神

臣按人君爲神都鄙者一曰人君祀之寄凡其所以爲法則以治都鄙者不惟敬于民而必先有以取乎神焉天謂之則者一定之制可以爲人之法

者也

者也

者也

者也

者也

者也

者也

者也凡人人主邦小國一都一鄙其所當祀之神當秩之與其法則皆視殷之於王焉玉可得而幣也不可得而廢也未有不敢創其始已可得而不敢廢其成必承命而後敢行既事畢而必反命先王所以昭世正法其嚴如此此法誠行安得有陪臣而祭泰山而侯而行邪祀者哉

陪臣之職掌建邦之神人鬼地示之禮以往往王廷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

臣按禮有五吉禮爲之首禮而謂之上者以祭祀有受福之理也吉禮之別上有一人宗伯掌之大宗伯之職掌邦禮而禮之天右在祀故故以爲爲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在示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六和之是山川丘墳墳后各因其方

臣按宗廟社稷內祭也故其神位在廟內五帝四望以于外祭也故其神位在郊外若大山山川丘墳墳則又各觀其所在而爲之位焉國之大事主禮禮官之天者小宗伯大宗伯掌祀神之禮小宗伯掌禮神也位左者禮神之所禮者禮神之儀也禮必有司惟然後應可引應必有其儀然後神可接此成則設官之意也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庄大宗伯立祀用王牲牲立正次配用幣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

臣按天神地人鬼皆國祀也即其祀中首有二等之差而以玉帛牲幣明其大小焉然立王祀天各當其時以祭之以時序爲先後之序不必先也

從小也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而祈福祥求貞一日
順祀二日年祀三日吉祝四日執就五日瑞祝六日
賓祝

臣按人祝者祝祝大事也郊天地祀禮饗享宗廟
先王既盡內心之真於備物之祭然無辭說以通
達焉則無以發其誠之誠故設大祝之官掌六
祝之辭所以爲君之誠而祈神之報也
掌六祝以司鬼神一曰類二曰禋三曰禘四曰祭
五曰絜六曰誥

臣按大祝所掌之祝辭六皆所以祈福祥也夫福
祥之所以爲福祥無災禍之謂也夫災禍則福
祥在是矣祝者其辭辭者其事人祝以祝辭事鬼
神而祝之中又各因其事而祈之乃曰乎鬼神易
所謂與鬼神同其吉凶其斯之謂歟

辨六祝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年號四曰牲號五
曰壽號六曰誥號

臣按所謂號者易其常名以爲美稱用申其所以
行而報之心焉

總記禮記曰踐阼臨祭祝內事曰孝丁某外事曰嗣
王某

臣按某者天子之省也王某嗣丁某皆祝辭也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饗諸侯方祀
祭山川祭五祀歲饗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
臣按先儒言天子祭天地祭天下之事諸侯方祀
則一國之事大夫祭五祀則一家之事士祭先則
一身之事諸侯有爵祿故所祭之神有大小家有

唐狄道祭之謂有遠近

凡祭有其屬之真故祭也有其屬之真故祭也非其
屬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臣按魯立武宮立場宮非廢也諸侯公廢其奉
也魯之郭禘而配文子祀梁父祭所不當祭也若
楚昭王不祀周廟武子之祀祀相皆變易舊俗
而趣之止則於禮爲得矣

王制天子祭大澤諸侯祭社稷大社五祀大社
入于名山山川曰岳祠三公四道設諸侯後於宮
山天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出國之在其地而
無主後者

臣按祭之禮在上者可以兼下在下者可以
兼上句釋曰郊止于天止于諸侯道及乎天
夫是也古人乎繼之以出治凡其治之司及其凡
民土地皆爲所有凡在天成象者日月星辰之
類在地其形若山川丘陵之類人生其嗣者先代
聖君賢相名臣烈士類其精神魂魄皆與之相
爲通通其微事其物之殊形其人之亡化然皆
念之至誠既立於此則彼雖尚於九霄之上登
於萬里之遠靈寧於千百世之人莫不翕聚於
聖之闕咸享之祭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也位既欲度席事上帝神祇祇欲先事而祀祀
神祇之氣雖欲與吾之精神神祇不卒於冥冥
之國而神之氣雖亦不形於昭昭之際也予所謂
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日月星辰有必
然者矣禮後皆君之君至謂凡無益謂神無能爲
而足爲者又疑心冥漠之感而盡財勞民以從事

千鬼教一者之天均爲惟應所得爲者爲之神爲
中道矣

禮運故先王世應之王運於下已故帝於郊所以
定天倫也祀於國所以祀地利也祖廟所以木上
也山川所以慎鬼神也五祀所以事水也禮有於郊
而有神受職爲禘行於社有百官可極焉禮行於祖
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

臣按先儒言自禘之始也則自天子出禘之終也
則與民由之與民由之祭後禮運而勿定故先王
悲禮之不足於上則必有以爲之教者教義必行
祭禮爲才者以神運設之使民知畏敬故也若是
親之則聖人制爲祭之禮者非出於致善之誠
報神之盛而已也而實因之以設民之教使咸安
其可蓋其福以報乎上焉

禮器君子曰祭恥不祥不斃而不棄祭天不替樂事
禮不及祀大樂不亡多品

君子曰祭之近人情者非其主者也
臣按此說近人情者非其主者也
臣按此說近人情者非其主者也

臣按禮器者祭非不節而節又不可無節而節
禮六則又由禮何也禮祭也之謂禮孝子
行其孝也若人爲民而有陷廟制之事者有濟而
成也亦人倫之所不能免也禮緣人情而舉不
爲之節又使民有所限而不致過求有所以節其
敬矣後世此禮乎明時君不知心乎君行爲那

備之所感而有非分之祈不求之於祭祀而求之於齋醮不求之於典禮而求之於鬼教蓋本之無所得而反致禍於身貽害於生靈者多矣

祭法備矣於泰壇祭天也雖埋於泰折祭地也用辟壇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祭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川祭谷丘後能用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臣按先儒周禮大宗伯講列諸祀而不見祭四時寒暑水旱者宗伯所謂歲時常祀而此所載謂四時率序寒暑僅遵水旱祈禱之禮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川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臣按所謂祀典即所謂祭法也祭法一篇自備樂於泰壇以至於終廟即備書肆類於上帝於公宗樂望秩於山川備於宗廟之義疏也自古經籍言祀典者莫先於周書豈許於祭法見商之禮書可考周之禮文詳備然皆不外乎此而已

祭義唯聖人爲能審事者乃爲能審聖者審也審之然後能審焉
臣按天道莫尊乎帝天道莫親乎親所以審之者備其禮物也且雖而致其來享也不易自非仁孝誠敬之至豈能得其降格歟嘗於冥冥之中也哉必誠必信之歸而令念不忘無一息而不存焉庶無一事而不盡其誠無一物而不寓其誠夫庶庶幾神之格思洋洋乎如其少如其左右乎

祭統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也於心者也心悒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

臣按爲治門處爲本行禮以祭爲本本祭以立禮本禮以爲治此三代之治所以盛也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惟也備者月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並於日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

臣按洪範五福曰壽曰富曰康寧曰攸好德曰考終命而祭統之所謂福則異於是既訓之曰備而又曰百順之名蓋必備樂善於己由中及外無一之或間無一之或運也洪範之福出於人祭祀之福由乎己在己者既盡則在人者亦可因是而得也

及特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故君子非有大事故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忘其嗜欲月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乎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臣按自禹禘齊祭祀之義異詳於此散齊七日以定之即祭義所謂散於外也致齊三日以齊之即祭義所謂致齊於內也防其邪物忘其嗜欲耳不聽樂是制其外所以齊其中心不致慮必依

於道乎足不不苟動必依乎禮是謹乎中以應乎外又致其內外之謹謀致其精明之德以是事神神無不格矣古人之致齊也其嚴如此後世齊戒者惟崇不飲酒茹葷茹肉而已而於齊樂之祭則未有崇焉蓋天大宰告戒之時嚴莊尚焉齊樂而天臣受齊戒者往往在茲舉齊非以爲明祀於齊祭耳

古受齊戒者不飲茹葷必之謂齋口禁戒
春秋左傳季康對襄侯曰天祚之土也是以聖王先民民而後致力於神故藉藉其土時祭其土故親其九族以致其神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勤則有展祭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臨焉豐其何福之有

宮之奇言虞公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至聖擇民擇明德擇義又曰民不難物惟德是輔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

臣按乎梁謂聖子必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宮之奇謂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二時參其言攷視其言之道矣後世天主主正身修德而微服臣於窮冥不知勤民修教而希神祝於牲豆爲之臣者非徒不能規止而反有以啓導之皆臣之罪人也

史臣曰吾聞之國將興與於民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臣按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若其可以理求亦可以致其理求則是一二而非壹矣蓋所謂聰明正直之神說是以人君爲必專心民事而絕天地遺忘小大講義爲刻以慈惠養民百兆禍亂也

衛遷於帝丘衛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
衛武子不可曰鬼神其災禍不欺其祀祀何何事
相予予孰孔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開成王周
公之命祀

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諸祭諸
王曰三代之命祀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禱
之不至是過也不殺禱不飽河非所後罪也遂弗祭
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先國也宜哉

臣按鬼神各有族類國家各有命祀故人於鬼神
非族類不可祀非命祀不敢祀孔子稱楚昭王知
大道蓋以其明于天地之性誠乎幽明之故達乎
執祀之義也後區區商心於禱所祭之事不
顧先王之命祀越境而祭其非所當祭之鬼者是
非小過也哉

史趙曰魯德必百世祀

臣按有非常之功德必享非常之祀典

殺梁條曰宮室不設不可以祭夫服了修了不可以祭
車馬器用不備了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
以祭祭者而其時也爲其敬也肅其美也非享味也
臣按祭祝當用之物常用之久常用之器一有所
闕皆不可祭

論語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

臣按上下大字不而唐人皆有所當祭之鬼夫久
之矣其所以當祭者以其精誠神靈之相屬也
苟不相屬則以人鬼自鬼豈有義通之理

季氏旅於泰山子游冉有曰女弗能敬與對曰不能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臣按神大一人理以非禮祀神而神不享亦猶人
以非禮待人而人之不受非禮之食者必痛吸
之小入享非禮之祀者亦必淫邪之小鬼也後世
小人乃以庖酒豆而欲享先化之聖賢俗食義
無而欲享太王之大聖所恃者其所求者廣一何
無足憚之甚邪此在上帝明之世所當崇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臣按朱上謂此門人記吾不與祭之誠意又記孔
子之言以明之所謂吾不與祭如不祭蓋謂當祭
而或有疾病不得已之事而使人攝行其事非
甚不得已沒不可也然所攝之人必須氣類相通
職掌所係然後使之代行可也不然恐無感格之
理是故內祭當用親屬外祭當用禮官後世用其
官制之尊卑者非是竊者洪武禮制開國以來各
布政司府州縣社稷山川等壇原定有禮部官以
掌祭武臣爲初獻文臣爲亞獻終獻洪武十四年
聖祖命今後祭祀以文職長官通行三獻禮武官
不與祭禮部臣言官有職掌職責誠一古之刑官
尚了使與祭而況兵又爲刑之大者乎不令武官
與祭所以嚴奉神之運而達幽明之交也著在禮
制履行天下今百餘年矣臣請朝廷遇有遣官攝
祭亦準此制而以隨官行事庶合周官大宗伯上
不與則攝位之文

樂運周知以昭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臣按明則有樂樂樂樂人之道之所宜固所當務
也幽則不鬼鬼神神之理微渺難名以爲有耶則
觀無形而聽無聲以爲無耶則洋洋子如在其上

如其左右神之格思不可度越固不可不致其
敬尤不可不致其嚴敬而嚴則能敬而遠之矣
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
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
尊卑

臣按祭祀之道以尸曰孝曰誠曰敬而已死者皆
出於心治大不之本業有在於是一祭祀之間而
治天下之道具於此故曰明乎此者治國其如視
諸掌乎

朱書曰大有顯靈顯顯惟彰惟著降之百祥作不
善者降之千殃是以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有不爲
善而以福降得福者也未有不爲惡而以善降禍
者也而況帝王之生實受天命以爲郊廟社稷神人
之上苟能德行政廉濟民則災眚之去何待於
禱福祿之來何待於禱如其反此則獲罪於天人怨
神怒則欲降惡鬼以災人亦無所益又況先王制
禮曰天子以至於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祭時
日皆有常度則有無福報有鬼神一理實通初無間
隔分體之所不載即神之所不享是則祭非其鬼即
爲淫祀淫祀無福報有明文非因設此以禁少乃其
理之自然然不可得而易也其或忱忱之間知有影響
乃是心無所主妄有疑疑遂爲巫覡妖人乘間投隙
以逞其惑欺惑之術其術既則則其爲禍又將無
所不至古今以此生民之理也何可勝數其弊非遠
苟非致精至誠以明心悅之理庶幾其無所疑
惑當有即有當無即無則亦何損於秉鏡執法而遠
妖妄之類乎先上之政統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疑

其官奉制書以奉告然後頒於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古之役尤一日咸至於祠而考周舊制見會公卿有司執爵而臨之故其盛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於庖廚鐘鼓笙笙管樂之樂皆備綴絲之數必於其庭內將絲樂洗俎豆饌受之樂必潔於壇堂之王來奠之十贊禮之童樂主舞師治後而衛者咸列數其實設簠簋於堂下以修官制而聖史莫敢不備物羅承續於正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於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備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壇樂雅理終之以敬也居常則仿四方祝貢之物以時登於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什羊毛燕之飾王宮御康之寶畢備而禮命焉初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九年十二月御史多聞余班在二人之下進而備詢明年中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韓興敏以臨其人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於時者必復於王革而正之於是始爲記求於舊者得是禮者若干人書焉

祭法人道風

宋文憲博

精立言於往典考至德於明君承人祭以無忘法高穹而有關初祀爲後祀時之義軍興義致滿用天之遺愛分昔者明王之君十者誠將格於祖考昭考遂嚴於禮祀必防斷祭之失乃協奉先之義所以法教於民無違順天時以祀外遺物而內盡志既去敬然春日往而秋曰嘗皆祀禮無有鬼神其釋之順祭莫往來之前歲除陽代湖之宣靈舊陳林悅於履殿之候春獲是萬壽莊於溫露之時然則

城中四失實小於天體有五經及祭乎祭伊祭典之克舉與天道而相契不疎不數矣豈非名之規是乎是道豈得無祭之制是知威儀仰風夜貌就將惟誓而足焉若無愛以爲能於神廟十餘而與衆行其典禮備四以茲永故得敬禮之思是神機接之福可納或宗祀之意業興洋洋而昭合于然則何以肅新百政而反以爲神耕王王行禮盡則而肅則則知制其祭必小於天於以永乎思存於以示乎永祀率神而祀固未彰於施殿我我以至可同致於吉禮俾乎禮儀盡其其禮儀欲非我致於禮學皆冥得於穹冥是則爲伯之爲位焉知人之道

祭祀志序

元

禮之有經祀其來當矣夫千者人地宗廟所授之土於郊社禘嘗有事焉以其義存乎報本非有所爲而爲之取其禮貴誠而尚質務在反本備古不忘其初而已漢承秦弊郊廟之制置而禮下用諸諸禮千封禪而方士祠官之說與先相雜焉爲一狀自統緒亂迨其季世乃合南一郊爲一選以唐宋盛時亦異之正蓋未有能及其小而求之者彼禮立之事有司所職又豈足以盡人孝子之心哉元之五禮皆以國俗行之惟祭祀稍諸古其郊廟之儀禮官所考曰益詳慎而禮制未善禮官亦所不問其初者雖然自世祖以來每難於親其事矣宗始有意親郊而志弗克遂久之禮乃成於文宗至大間大親親郊而中輟遂降其禮爲武宗親於廟者三英宗親于五宮王在帝位四年矣未嘗一親見文宗以後乃復親幸焉道行祿祿廟之盛竭生民

之力以營寺工者師代所未有侍陪而則有所親歟或曰北勝之俗敬天而畏鬼其卑陋特以爲能說見可然者而知其喜怒故天下非有察於幽明之故禮俗之辨則未能說格豈其然歟自德宗祭入日月山追思所生先祖並祀世祖所建太廟皇伯未祭合帶皆乃求入禮廟於世宗既而太宗定宗以理天之君視不獲廟享而憲宗亦以不祀則其因襲之弊豈有非禮官之議內能及者而況乎不識所受國之君而兄弟共爲一世乃有歲於而仕者與大郊廟之祀又祀也本朝之既既已如此則中正以下雖有陋略無足言者其天子親遣使致祭者二日社稷曰先農曰宣聖而後繼漢清治世奉舉者即其處行事稱代祀其有司常祀者五日社稷曰三皇曰三官曰敬德清道曰風雨師其非通祀者五日武成王曰古帝上廟曰周公廟曰名山大川忠臣義士之祀曰功臣之祀而大臣家廟不與焉其儀皆禮官所擬而議定於中書曰是始終於祠天寺而回則司天臺遂以詳人祭祀之事其書爲太常集禮而經世大典之禮典皆允允參以累朝實錄與六條政類序其因革錄其成制作祭祀志

明郊社宗廟聖廟三禮總敘

明章漢

太祖勤民有物教其神明博考經書稽古禮典二丘於分而合仁祖太公選於漢與周同堂而親我期郊焉而伯仁祖太公選於漢與周同堂而親我期有具舉之至存佛老之官無可考失其缺禮官之義蓋自西平十起幽明絕地人和上不時因或因或沿

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敬神神之術主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報之災也九龍祀龍民神雖絃不可方物大入作享家為事史無有要領民區於祀而不知其廟然亦無民神同信民神齊理無有嚴威神拜民則小者為事主不降無物以享禍災符錄其盡其氣類受乃乃命南正重司大以應神命火止整河地以應民使役者常無利侵道是為得地天通其後二苗復九黎之德舜復育重黎之俊不忘舊者使役者以至於夏商故車黎氏世殺大尾而別其分主者起其在周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大其官守而為司馬氏龍神其祀以取威於民曰重寶王天黎實下地遺世之祀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大大地成而不變何民之有

子期祀牛十祭以十組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犬才舉以犬牛祀以合諸侯舉以特牛祀以犬牛舉以少牛祀以特牛犬牛舉以特牲祀以少牛牛食蔬食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庠民則不慢士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廟果燕食下過社掘不曰何其小也對曰大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豐大是以大王之祀也以一純一精三牲四時五穀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曰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子品萬官億庶民經入數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飭諱以聽之以告偏至則無不受休且以物血以告投接拔取以獻其具為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功不培故齊肅以承之七日獨祭後日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月王曰祀不

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思以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其義則底歷綿綿入不旋止乃不殫是用不從其十不殫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禘祀諸侯合日祭大合月士庶入合祭天子備祀聖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山川山川祀其土祀其社七農不過其日月會於祀稅七氣合收入明曰作百備備合羣神頒行國於是子孫家於是子孫祀其大婦擇其令辰率其犧牲敬其蠶桑潔其養除穢其采服體其清醴神其牲牲從其時享及其宗祧道其顯難以昭其先祖肅肅濟濟如入廟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鄰兄弟親戚於地子孫其自苛其謹思合其嘉好姑其親屬應其上正以中因其姓七所以教民虔也尸所以昭事土也天不神祿之事必自辨其姓王后必自合其宗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到子擊禾夫人必自合其宗況其十之入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有神天子親合諸神郊之盛王后親祿其服自公以不手於庶大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於神明所以攝則者也若之何其金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易以其不心帥其羣臣精勤以臨監享祀無有稍怠於神者謂之一純五謂一精天地民及四時之禱為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事文事忠信于日所謂百姓十品萬官億萬民經大數數者也對曰天之敬百官士公之子弟之賢能而能數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若有微第十於王謂之子弟五物之官階屬萬萬官百有一應為億醜天子之

田九時以食兆民子取經入燕以食萬官說苑魯公孟氏將卒而亡其姓孔子問之曰公孟氏比及三年必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孟氏之姓大主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知其將亡之也孔子曰學之為言幸也察也者也乃者子所以自盡災之為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之也

漢書郊祀志武帝時既罷兩粵人男之言典人俗鬼而其制皆鬼兒數有妖言陳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意機故妄托遇命尊卑立尊視祠安臺無壇宇祠大神帝百鬼而以難上王信之尊祠難自此始

舊何傳武帝元符中復十詔御史以鄭戶二千四丁封何曾孫慶為鄭侯慶則子也鄭子壽成嗣生為太常犧牲幾免後漢書周澤傳澤性簡傲威儀頗久宰相之更數月復為太常清澤澤行並敬宗廟常臥病齋宮共妻莫澤老病間問所苦澤大慈以妻子犯舊於遂收送獄獄謝罪當世疑其譴數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禁已傳歷年七月日創書引咎詰羣臣各陳收要所當施行臣子封事日臣聞大降災異其象而至辟歷數殆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人之號令可以教人也大事重十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明神在宰府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而牛馬獨出四時至敬屋要有司雖有解除猶為辟除故皇天不悅觀此諸

吳遵係所施行事表左一事明堂月令人士以四立及季之節地位尊於郊所以導故神祇而福豐者清廟祭祀近在郊故尊於郊雖示人禮化皇帝者之大系廟亦所應重也加有司數以蕃福詳悉宮內產生及至小清廟生居故廟見南部雖成未嘗有廢至於祀祀典與神祇尊卑而祀祀尊故奉元皇帝策書曰禮之章故章重於郊所以場觀衆以故廟祇者也又元初故事復由先典前復創者推心懸而追老以東更任太史志繼敬之人任衆志之書制信小故以虧大典禮應安者脩則不人側室之間無廢祀之文也所謂廟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培之室共處其中習習謂皇居之廟臣妾之衆故自今齊制宜知故典應各風靈災殃之異中說陳叔達問事神祇之章下口帳而違之同祭于日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問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氣也違逆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叔達傳其旨

唐書王興傳王興者方慶六世孫元宗在位人推崇老子道好神仙事廣修祠祭群神不祈與土言請築壇東郊祀實帝人士人皆謂太常博士侍郎史高祠祭使瑛奏以祠廟中帝意有所疑感大抵聖祖廟廟立至瑛奏太常卿以祠廟見諸帝嘗不豫大川建宮崇在山川祀祀文坐來傳分歸人王名山人川平皆盛服中人護衛所主于託州縣路遺脫殆李國順者以衛士獻廣德初建唐來仙來立誓表福也招致神靈置殿廟廟山作唐十百萬尊大地聖祠祠升三皇道君人天皇中古伏羲女媧等

各爲堂皇給自戶楊除又即義扶谷故淑祠龍重房宇有祀從之昭應命梁鎮上歲祠諫以爲有主不天祀之尊極者掃地可祭無意有司不廢先王之典爲人祈禱未至而人己困又過神處人何從而故編祠祭廟月無二祭此不宜繼祭父之郊部不經見若爲地建廟廟上天必昭昭背之責人派者破生人之產若三至五帝道君等兩京及兩部各有宮廟春秋齊祭此復舊造是謂謂神夫休谷豐因本於上事不在山川百神則矣即勅國祿等勸衆府得於上事不在山川百神則矣即勅國祿等勸衆府得以便宜悉帝從之

宋史御元德從父必字不疑同知太常禮院天子且親祠執事者皆隨壇下必官用官人宗伯凡王之祫祠建儀爲位鄭康成釋云若今社司徒府古禮如此今即祠所習之爲不敢乃徒於尚書省顏復復事長追尊人顏士四王世孫也元祐初爲人常備士請致正祀典凡上識緯曲學汚修陋制流離諸術家厭勝之法一切芟去俾人小蔡祀盡合聖人之經爲後世法

李唐傳孝子仁唐昭州丹徒人堪進士第乾道二年召對除西華縣中書中興祭禮未備請以開寶通禮嘉祐因革禮政和新儀今太常寺參校同興修成祭

金史世宗本紀大元八年三月己巳命改歲女直人遇祭祀皆自是消

元史禮志禮部以病免未幾除太常卿奉天親拜住方爲其說使開從使開禮器祭甚悉果言先王制條月人令今因革治亂之由非往嘆息益信儒者有用

國書禮志祀有非書祭行而合應者曰大禋曰大享曰祈穀曰疇曰吉祖親曰神祇曰生聖先師曰先賢曰祭海大禘蓋有於諸地十五王於時臣皆請禘德順已不從或曰禘而曰上亦曰從曰可稱是初祀帝廟勿主五王族一禘於人廟而奉太祖聖考先一日令中書官書聖祖廟尊神牌位於大廟至日設大廟殿中祭畢移牌位尊神

禮稍命徵大才於大地上宗廟六宗五岳得其宜則五穀豐稔而時土四夷賓物

祭品品四清得其宜則災異罷見

治術聖文公送聖主者三人定公親祀版者五人貫於於者則謂禮氣非曉曉者莫則知者是稀

凡祭祀之義有二曰報功曰修先報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

格追遠以崇恩祀禮者包也言包含萬象以犧牲登

祀典總部雜錄

禮稍命徵大才於大地上宗廟六宗五岳得其宜則五穀豐稔而時土四夷賓物

祭品品四清得其宜則災異罷見

治術聖文公送聖主者三人定公親祀版者五人貫於於者則謂禮氣非曉曉者莫則知者是稀

凡祭祀之義有二曰報功曰修先報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

格追遠以崇恩祀禮者包也言包含萬象以犧牲登

萬於百神民服其聖故曰包犧

袁准正論謂之大祭有五時給部祖宗報此五者禮

之大節也

玉海古者祀入地日月神而皆有壇壇以行事

陳祥道禮書君子曰美成禮則祭予致於數煩以仁

處遠則祭不致於疏怠

孟壽榮或問家禮廟祭之用豕肝者何義答曰肝乃

連之藏肝所以未其魂也炙之者以得而感召之

也然豕肝屬生而獨用豕者何義豕乃水底陰之

屬也豕之則為歸陽以致陰之謂也

雲德禮記祭公損祭係問或祭於昏或祭於日非是

當以鬼府渡河為候其意出於祠微志追魂香事是

捨三代聖人之說取不假之三可乎

夢溪筆談祭禮有腥婦豕一獻舊說以謂腥婦太

古中古之豕以爲不然先王之於死者以之爲無

知則下仁以之爲有知則不智焉可食之熟所以爲

仁不可食之腥婦所以爲智又一說腥婦以鬼交接

之饋食以人道接之致疑也或謂鬼神嗜腥婦此雖

由於異說聖人知鬼神之情狀或有此理未可致詰

鄭展經諸國朝諸祠牲牛之數不等七室共一羊末

后廟溫成亦一羊末姑享百神亦然然行事有謂藉

者謂其分殺之微問之迎箱也

虞夏宋敬年諸載程鄭當致當財稷造食豕黍稷令

辦草稷令辦黍稷謂致瘞在心豕狗豕黍爲割者左

祖特降中開辦者令辦豕則豕者令辦黍稷豕豕豕不祭

豕之禁單見於法令乃禁五子豕豕殺人之氣問其

精誠與黍飲酒結縶飲悲泉一回欲其致一之妙

通於神明丁二公未免以量爲肉徒有是非之辨

莊子哉類同不飲酒不茹葷謂祭祀之齊是也

日知錄古之於喪也有重於廟也有王以依神於祭

七有尸以象神而無所謂像也人傳言魯於大公之

廟廟像爲尸孟子亦曰弟爲尸而春秋以後不聞有

尸之事宋玉招魂始有像設君室之文尸體像而像

事與蓋在戰國之時矣

朱子曰度祠舊院只作禮殿依開元禮設祭設席不

立像

祀典總部外編

益都舊志傳鄒郡張寬字叔文漢武帝時爲侍中從

祀甘泉生消榆有女子浴於清水莊長七尺丁怪其

異遂問之友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求路賈在第七

車對曰大星七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

拾遺記蘇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善養齒獸入

海取血龍育於園蓋月充祭祀

配用有舊者而已自夏以下補用其後凡先使之大禹虞氏夏后氏宜都項顓臾大宜都契都季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祀配享大祀配祭亦禮之殺也則石梁王氏曰此三代時郊禘宗廟無所見多有可疑據以證古制紛錯矣 劉氏曰虞夏殷則皆出黃帝黃帝之曾孫曰帝嚳是則主嚳之子也黃帝生帝嚳五世以世友言嚳高兄弟也故神傳者雖是黃帝治履歷狀生契高司徒履契黃帝之弟契至冥六世至湯十四世而後至公劉四世至王十三世四代禘郊祖宗之說鄭氏謂經文差今以較周之禮例而推之有天下者宜始祖之廟自是不遠又推於祖所自出之帝祭於始祖之廟自宜於始祖之廟處夏皆當以顓臾為始祖而禘祭於顓臾之廟祭天於郊則皆當以顓臾配也殷所以夏為始祖而禘祭於契廟郊則當以契配也至於祖有功德而無德則禘之會則何以爲配可以爲廟今既不祖之矣禘殺祖而無德非所得而祭者故當禘而宗是也蓋禘受天下於堯堯受之於桀故堯禘而宗受終于文祖蘇氏謂即榮廟也堯授禹禹受命于神宗則堯廟也即是可知知廟不祖句之而祖得于字辭雖而宗堯也明矣先儒謂配大必以始祖祀常必以父以子即爲宗祀明堂之宗故疑於宗宗辭禮不當宗義竊意五帝皆天下自虞以下祖功宗德當如新註尚德之說三王天下自周自當祖文而親然雖皆自上而禘死有以延勤事之功非禘禮比也故當爲祖但亦不當郊耳又亦然由

左論之則經文實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祖舜而宗文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祖顓臾而宗禹殷入禘舜而郊契祖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至如此則世乎其無疑矣大抵祖功宗德之宗與宗祀明堂之宗不同祖其有功者宗其有德者自世不遠之廟也宗祀父於明堂以配上帝者一世而一易不計其功德之有無也有虞氏宗祀之終未簡常使有之則宗祀禘殺以配帝自與宗堯之廟不相妨碍不傳子亦無百世不遷之義耳

周制王有事於天地六官各陳其職以拱祀事按周禮人官大宰之職祀五帝則享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

王曰王曰五帝王精之君吳天之佐也 劉邛曰誓戒者其所當戒者也如周禮前期十日帥執事而上日遂戒戒百官所當奉祭之事恐其不敬也其修者皆戒之所當修無闕事也如房兩親親潔費牲事費玉幣廚之事皆百官所當修具郭康成曰誓戒者之以刑重失祀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聯職服大刑是其辭之時也鄭僑曰欲奉祀之人致誠而勿慢必有戒誓焉欲奉祀之物應應而不與其具修焉 王昭禹曰習者折以言而使信戒者敬其事而使謹前期十日帥執事而上日遂戒 王八曰祀云七日戒三日省又曰散省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齊之之謂齋定之謂戒散

齊七日致齋三日十日也 王昭禹曰祭祀之禮致其誠而已先王之至誠幽仁以達乎鬼神用十哲所以達鬼神之意也古者十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吉則卜上辛不吉則卜上辛不吉則卜也魯國上郊此春秋所以譏之也上下日既定謹敬者所以敬其事而使之不敢怠忽也

人執事既潔潔 賈氏曰及至也儀禮特牲云廟祭之日之祝司盥及豆盥 王昭禹曰執事之別有一凡者祭祀之入謂執事向祭之辰執事之節亦謂之執事此謂執事蓋及執事之節也 郭康成曰潔潔謂潔祭器及俎之屬

及納亨贊王牲事 郭康成曰納亨納牲將告殺謂何公之義既殺門校亨人 賈氏曰禮器云納牲於庭設毛門告使血以告殺既其組豚解以腥之曰此說乃納與亨人納祭此云納亨者以率牲也明堂位君肉祖迎牲於門卿大夫饗君贊王明者君卿大夫贊幣一人也

及祀之日於玉幣幣之事 郭康成曰玉幣也王幣所以禮神下與幣各如其方之幣所以獻尊酒不用牛饗爵也 者執曰從王而爵之 賈氏曰天子所以爲作六器以禮大地四方者圭璋也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北方又曰皆有牲幣各放其勢之色義性幣不盡禮之幣亦云各放其器之色是其神神幣與于亦各如其方之色釋大疏布幕八

第八尊者五帝三代之尊也謂至此祀則五方澤祭所而後生親自親主帝祭於神座親酌獻尸也 王氏詳說曰此之大宗伯所祀之九後與此不同而其事之輕重亦不同此則曰祀天神祭大鬼祭不列尚執事而曰此則曰祀五帝而後之以曰豈非五帝之祀為重乎大宗伯宿廟肅清此則曰肅清蓋肅清之事示伯先明而祀之太宰至則而視之豈非以嚴肅之事為敬乎大宗伯曰若牲饗此則曰納亨教王輕重者蓋若納饗則於門卿大夫饗君是贊其殺牲之事也宗伯則若其饗而已豈非以贊牲之事為大乎大宗伯曰宜玉齋此則曰贊者贊飾是贊飾而不贊也蓋玉齋用之於宗廟此則曰祀五帝則是祭天無祿也蓋不以贊飾之重於流覽乎大宗伯曰奉玉齋此則此於贊飾是贊牲而不贊也蓋祭牲以香為大而肅清天之故小宗伯之職以毛六牲使百官其奉之饗六畜使六宮之入其奉之則若之於祭也則矣大宗雖不預於奉牲而特預於贊牲豈不以贊牲之重於奉牲乎大宗伯曰祀大別乎大祭祭天亦此則曰祀大神亦如之卒先王亦如之至宗伯所祭也掌祀大地神而大鬼之正敬也此之大宰特嚴肅其事而已初無預於此之事實豈非以天宰之職為特

祀大神亦如之卒先王亦如之饗玉凡玉爵鄭康成曰大神即天地也 王叔禹曰在地者五帝五帝皆神也故祭大為大神凡在地者社稷山川皆神也故澤中之所祭為大司 賈氏曰謂

冬至祭天於圓丘夏至祭地於方澤亦如之者自百官贊戒已玉至贊贊皆如祀五帝之禮 賈氏曰祭宜贊玉玉玉則天地不用玉玉不降也 酒正凡祭設醴以共五穀三酒以共八簋三獻中祭再獻小祭壹獻皆行酌數雖齊酒不貳皆有器量 賈氏曰五齊五尊三酒三尊故六八尊此除明水元酒若九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計八尊為十六尊不言者樂正尊也先鄭謂大祭天地中祭宗廟下祭五祀其實天地自有八祭小祭宗廟亦有次小後鄭之說皆據明水六冕差之也 祭次王大夫祭上則祭旅旅設設旅

王氏詳說曰天神曰配祀之者天其一而足凡所告之事有之則為類類於上帝是也曰所達之氣言之則為神克克祀是也以非常之禮言之則為旅旅旅是也又曰備物之禮言之則為饗饗帝於郊是也旅之名又不一而旅旅是帝謂之旅旅五帝亦謂之旅旅泰山亦謂之於旅四聖亦謂之於旅 王昭禹曰有故而祭祀謂之於旅大宗伯國有故則旅上帝及四聖則大旅以有天故會衆神而祭也旅之為言衆也陳氏會衆神而陳其所遭之故焉而革疑此祀帝而不知地何也蓋天地當合祭何獨圓丘方澤之異如詩吳天有成命郊祀大地也 陳氏曰禮器曰一獻之禮不足曰大旅大旅其美不足曰帝帝是則大旅之禮又不及祀大 鄭鈔曰旅張旅旅或說旅於郊祀之物無經無緯則不酌于文非織非紵則無事於功皇之為

物五者皆屬則其體有又中律呂音則其聲有度案者所出用能以張之見其內之所徵俟者皆本純質以爲體助用早加以視之足其外之所表見者又用大彩以爲儀內質而外文格上帝之禮莫過乎此 司馬掌為大樂以共王祀天之服鄭司農曰大裘黑羔裘以祀天示質也 鄭鈔曰冬至祭天於圓丘王服天裘以黑羔爲之說者謂黑者北方之色以象道也羔之爲物羣而有禮以象禮也格天當曰起事大當曰禮此所以服黑羔之裘不曰羔裘而曰大裘唯大爲大也書司服之職曰王祀天三正則服大裘而冕冕者特牲曰郊之曰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五二龍自司服視之則祀天之時服裘亦戴冕自特牲視之則被衮而戴冕今有是官者爲大裘以祀天與特牲之又不協然記禮之衣裳皆爲有玉白鳥之楊楊覆也爲其義故必視之其說以爲表裘不大外門入公門尚不敢混散大裘以祀天乎至之紀以祭故服裘於祭之上則被衮衣裘被衮則同一冕故司服玉之服六而冕有五然則特牲言被衮則禮言大裘雖不協其實一也祀禮者有不取服裘而取冕之義則天裘不得之衣又有大裘冕無裘而冕之義是也

地官大司律之職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鄭康成曰牛能任載地類也奉率進也 鄭鈔曰或謂祭視之時大宗伯王六牲而頒之五官使其奉之牛則奉以司從何也余以爲六牲之奉非惟

以盡事神之禮蓋使居其官者知其所敬之義也
牛於五行爲土其性順而易制殺于約之牛三天
之童得凡樂而樂之與而行略不敬遠者以其順
也司馬遷教所以成人上之大順性因天下自然
之性而敬之則大順成而人上治矣祀牛之時使
本年牲數也奉之而進於焉解體而奉之因其事
以明其義使知敬之本意也 史氏曰大司徒
爲奉任之長至是不待不奉牛牲也葬者解其牲
體而陳之於俎

鄉師之職大祭配牛牲其牙

賈氏曰大司徒奉牛牲此奉牛牲佐大司徒也

王昭禹曰言案不言奉實其奉大賈其奉也 鄉

牲曰牙可用以饋酒亦可明饋藉 鄉康成曰藉

土虞禮所謂且其牙長五年束之者也說文於

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食於其三取皆祭祭如

初此所以承祭故祭東而左之字禮職云說祭

祇其薦是歟

故人以首其數祀祀

鄉康成曰司馬人面故也神祀祀天神也 劉執

中曰按大司案言故體天神是鬼神祀也 鄭錫

曰天神變化無方重者人之聲故名雷者以鼓神

祀則宜

收人以首其數祀之除祀用鬯牲毛之

史氏曰凡配分陰陽而以天地則大陽而地陰以

日月則日陽而月陰以宗廟則昭陽而穆陰 易

氏曰辟者亦爲一盛動者黑色之徵 鄉牲日用

經濟編禮典第一百四十七卷天地祀典部

黑豕欲其毛純平無收人毛之然後五官奉之
是禮官之事亦牧人之事 劉氏曰周人尚赤故
以解爲尊 陳氏曰牛豕皆牲各成其體之色
則天以豕不以解地以黃不以豕蓋陽祀以解焉
主不必皆解陰祀以豕爲主不必皆豕也牧人言
豕字而以豕爲日方解祀以其解黑則四方有
用解黑者孔子曰犂牛之字解犂角山用其食諸
則山用有解者

土人嘗祭祭祀之牲輪配五帝則祭於牛芻之三月

鄉康成曰牛芻也必有潤者防貪飲鄉康成牛不

曰第三月一節節氣成 土昭禹曰祀曰三月祭

又曰帝牲必在三月傳以爲祭造不過三月近

不過旬洪在三月祭於牛之時也

康成大祭祀則其接接

鄉康成曰接謂爲堂後再祭之接接以役春人春

之大祭祀之穀精用之收藏於神倉者也不以粉

小用 易氏曰接謂承也夫牛親耕藉田以共其

盛非有司謂承之與常穀何何以致敬於鬼神哉

甸師以時人之於農人農人接之以藏於神倉及

大祭祀之時農人則其所接之盛是以登人接

之則春穀而爲大農人接之則秋米而爲食農後

士者得月以親承祭配其高敬至矣

春官大司伯之職掌邦之大神人鬼進市之禮以

佐于主祀邦國凡古禮事邦國之鬼神而以禮祀祀

是上帝

禮是清潔祭之名凡祀大日四時星辰風雨師
皆取清潔不言可知今祀大日言禮祀日月言實祭
祭大禮重故取難敬之名以別之祭不明此意或
經爲禮禮傳 傳氏曰者經云祀先王禮以祖及
宗祀父子於廟以配上帝人與帝一也大言其
體也帝言其子也布幣則曰天以其子多言其子之
始故祭於廟五帝祀以祖廟禮樂舞舞地而祭宗
祀言上帝以牛教物成之時故終於廟堂而祀門
父以宗廟之禮享之 鄭錫曰則禮有言天有言
皇天上帝者言上帝有言五帝三王則自神作預
大司樂所祭大神皆降之禮是也言五帝則無預
牛皇天上帝司服所祀皇天上帝配五帝亦如
之禮是也言上帝則無預牛五帝掌天所謂祿
于帝祿能祭祀五帝則張氏曰之類是也言天言
帝神各不同至於皇天上帝則衆事共統大言之
以其氣之浩浩故曰皇天以王位乎上故曰上帝
位爲最尊物無以歸其德惟致其精意可以享之
故以禮祀祀皇天上帝國庫所謂精意以享謂之
禮是也

以王伊六爲以禮尸地門

鄉錫曰禮三禮交之者莫如陽精之純故禮神

有王祀神又有王以王作六爲者所以禮神上成

象其體或象其用或象其形或象其義皆以禮之

而已禮者爲於神之神也也 鄉康成曰禮神始

告謂神降於神座 董氏曰禮神降於神座之神

祀事記收藏於天府所謂禮神降於神座之神

祀神之神不獲之理也不復收藏 李惠曾曰六器

禮是也

鄉錫曰禮三禮交之者莫如陽精之純故禮神

有王祀神又有王以王作六爲者所以禮神上成

象其體或象其用或象其形或象其義皆以禮之

而已禮者爲於神之神也也 鄉康成曰禮神始

告謂神降於神座 董氏曰禮神降於神座之神

祀事記收藏於天府所謂禮神降於神座之神

祀神之神不獲之理也不復收藏 李惠曾曰六器

禮是也

列於六卦之後見得人道盡則大道可求以蒼壁禮天之以蒼壁禮地以蒼壁禮東方門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

鄭氏曰天圓而運乎上故璧圓以象其體天之蒼蒼其正色也故璧蒼以象其色用蒼以並陽發散之包求之地方而璧乎下故琮方以象其體黃者地之中色故琮黃以象其色用黃者以極陰之盛色求之說者又謂大地之玉用蒼與黃與琮又有四圭兩圭之異何也余以為大宗伯之用蒼黃者禮神之玉所謂禮璧也典瑞所云祀神之玉所謂來圭也林氏曰大以始事為功故以蒼地以終助為事故以黃

皆有牲幣各放其舉之色鄭氏曰六器之色有蒼黃赤青白元之異姓之與幣各從其類蓋求神之道貴乎純一也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氏曰旅非常祭也如禹貢言荆岐既旅祭旅平大山川旅之類皆因木災之後而合祭也五帝因變故而有旅焉則合五帝與四望之山川旅而祭之不如當時之祭以事出於一時之變故不能如禮也鄭氏曰上帝五帝也

王大夫則先告也賈氏曰大封若會典八命禮六命天大甸會其出封皆如一等是其大封之事對封外卿大夫為采邑者為小封封是土地之事故先以禮告后主也劉氏曰王封諸侯取天社之玉菟之白茅而授之為其將取也故天宗伯先告焉敬其事

也易氏曰以天封之意告天祖也

小宗伯之職主幣於四郊鄭氏曰祀始也求神之迎歸於此地也水神各從其類故蒼幣祀赤帝南門帝黃幣祀蒼帝於其郊四郊四帝之赤黃帝之位學者之論不一余以月令考之中央土相於季夏之後夏不也土主其相土也乃所以相繼也然則黃幣之非其位也於南郊不說者謂土用黃幣不用赤璋其說乃同南郊何耶余以為祭之未當放其色下之方各因其位王駘禹曰昊天之上帝舊謂之帝又宰解曰則世言之謂之主帝合而言之亦謂之上帝

鄭氏曰夜夜湯水盥漱賜時呼曰以響起百官使風興

典瑞四子有賜以祀大旅上帝鄭氏曰肆本也朝宿之色謂之肆旅者所宿亦謂之肆肆有祀房之義四子有邸有以堂為邸四而分塚出一圭託焉是也堂門為邸以象天之體四圭邸於儀以象大由儀以象用四圭者象大道運行周備四方無不亦之意易氏曰堂之色蒼者之色黃柱之色不應一玉而以俱成也邸以託諸侯以此求之方令主而託於蒼壁兩青上布託於黃璋則東之青合土之制劉氏曰帝以一氣為四時生萬物五帝四時之宰也易曰帝

出乎泰是也四圭有邸旅四時本出於一氣五帝而本自於一大也王駘禹曰祀天謂圓丘之祀大神也旅上帝則在焉以象其體神故謂之旅孫氏曰國有故則旅旅者合昊天與五帝帝祀也

兩子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鄭氏曰以琮為邸兩面各琢出一圭託於是也邸於琮以象地之體圭之兩也言地道之利用不足於十亦以見無數之義劉氏曰聖天作易二畫為坤以象地之形象所以兩圭有邸法坤之義也王駘禹曰祀地謂方澤之祭大而是旅四望則五嶽四瀕皆在焉陳氏之口字伯所謂蒼壁黃璋典瑞所謂四圭兩圭也蒼壁黃璋言其色四圭兩圭言其形以此推之凡丘上新穀孟夏大麥季秋入享若祀天則冬至至圓丘用四圭之步變祭地則夏至方澤用兩圭之黃琮祭天地之處則也於國五方澤安有上帝之別異當神州之屬故鄭氏以宗伯蒼壁所禮為圓丘郊大皇天帝典瑞四圭所禮為祭旅生之帝其說則曰三王之郊一用夏五建寅之月凡土者受命必感王行之氣以生則祭於其德而生之帝若周以大夫饗而三則祭青帝蓋感仰於大德而生周則亦帝亦帝亦帝也其學蓋自後漢武氏好禮當時主天夫相承禮之康成最為精於禮書其曰三王之郊一用夏五立是月令孟春大以元日祀於上帝者非天也易氏曰大天宗伯之六器以蒼壁禮天以黃璋禮地以元樂之敬冬日至則禮天於圓丘夏至則禮地於方澤